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

目錄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難張温秦宓論天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荆州牧。自此兵權皆歸於遜。却說張駘顧雍啓奏吳王。令改元權從之。遂改為黃武元年。因魏號黃初蜀號章武於二號中各取一字故號曰黃武是年。魏主曹丕。欲起五路兵擊蜀。遣使

入吳。此時吳王正聚文武。忽近臣奏。說魏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朕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尒可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答曰。今陸伯言極有高見。可請問之。權即召陸遜至。遜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為讐矣。臣料魏吳皆無諸葛亮之謀。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

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深爲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權從之。乃與使命曰。軍需未辦。擇日起軍。使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踰。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

取勝而回。孫權聽畢。乃與文武曰陸作言真

神算也。狐若妄動。又結冤於西蜀矣。忽報西

蜀遣鄧芝為使入國。張昭進曰。此又是諸葛

亮退兵之計。故遣鄧芝為說客也。權曰。當何

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

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

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擺至殿上。

卻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

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以烹之。看其人如何

對答。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以列於左右。各執軍器。召入鄧芝。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爾乃何等匹夫。不拜何也。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

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而說齊也。尔使是隋何再出。陸賈重生。亦不能動孤萬分之一也。尔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也。權轉怒曰。孤何懼尔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也。權曰。尔欲效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何故陳兵設鼎。以拒一使。見其局量之不容物也。權被芝一說。叱退左右武士。命

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吳蜀之便益若何。先生勿惜剖露。芝曰。大王欲與蜀和。欲與魏和。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幼主不能以全始終。被魏所欺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賢。諸葛亮亦乃當世之豪傑。蜀有山川之險阻。吳有三江之固守。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兼并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曲稱臣於魏。魏必望其朝覲。求東宮太子以為內侍。若不從時。則

奉詔伐之。蜀亦順流而進取。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有於大王也。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且細思之。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待之。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主之乎。芝曰。今早欲烹小臣。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亦乃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天下乎。權曰。今孤心下不明。願先生教之。

於是吳王留鄧芝過旬日。權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荊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衆皆默然。忽一人出班而奏曰。臣願爲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見爲中郎將。權問之。張溫奏曰。臣雖不才。願以片言入蜀。共結永遠之好。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通孤之微意也。溫曰。大王何故自失其志。孔明固當世

之人傑。臣亦當世之人傑。聖人云。舜人也。我亦人也。臣何畏彼哉。大舜尚猶可效。何况今人耳。權大喜。重賞張温。同鄧芝入川來見孔明。共議連和之事。却說孔明自鄧芝去後。來奏後主曰。鄧芝去久。必幹成事矣。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也。陛下當以禮貌敬之。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南。削平蠻夷之地。然後圖魏。魏滅。則東吳亦不能久存。是可以展

故舊之大統也。後主謝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引張溫入。溫自以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繡墪。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重而已。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張溫心中自以川中無我等之對手。故不懼之。孔明亦甚敬重。酒至半酣。孔明曰。先君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主上年幼。深慕吳王。不能見面。望大夫回國。時

以善言回奏。蜀吴永遠結好。乃併力破魏。作萬年之計也。温見孔明談笑自若。甚有傲忽之意。次日。後主賜金帛與張温。孔明等各以異錦玩器送之。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多官皆送於此。孔明慇懃勸酒。正飲之間。忽一人乘醉而入。張温便有怒色。其人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温不然。乃問孔明。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勑。見爲益州學士也。温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乎。宓正色而

言曰。蜀中五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於我乎。溫曰。且說汝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汝問我學何相藐乎。溫笑曰。汝既出大言。吾且問汝天文之事。天有頭乎。宓對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溫又問天有耳乎。宓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無耳何能聽之。溫又

問天有足乎。宓答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之。溫又問。天有姓乎。宓答曰。豈得無姓。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知之。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坐皆驚。張溫無語。宓却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之一事下問。必能明天之理也。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

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又何傾其西北乎。輕清之外。還是何物。願先生教之。張溫似醉如癡。無言可答。乃避席而謝孔明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也。孔明恐溫羞媿。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是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

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教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平共分治。豈不樂乎。芝乃應聲答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也。但為君者。各脩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然戰

爭方興。未可以為樂也。權大笑曰。君乃誠實之士也。蜀中有如此之人。孫安敢妄侵地土也。願求永結盟好。權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和。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心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泛龍舟魏主伐吳

却說魏主曹丕欲伐東吳乃會文武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丕皆厚塟之命多官上殿問曰近日孫權與蜀連和往來甚密必生異心朕欲先伐吳後破蜀求諸大臣有何高見侍中辛毗出班奏曰天下新定土闊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令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蜀吳方可破也丕大怒曰此儒生迂闊之論也今蜀吳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也即

傳旨。當日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隻不可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穎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為上策。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一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為前部。將令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為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為中軍護衛。曹休等為合後。劉曄蔣濟為參謀官。

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克日起兵。封司馬懿為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令魏主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頴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為利害。孫權聽知大驚。即聚文武商議。顧雍出班奏曰。令主上既與西蜀連和。可修國書一封。與諸葛丞相。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又

速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荆州。當壯之大勢。非可動也。若取陸伯言至此。倘夏侯尚等軍馬突出。荆州危矣。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言未盡。一人從班部中應聲而出。曰。大王何待羣臣之薄也。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於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太半。令魏軍不敢正視東吳矣。若不應其言。甘減九

族。權視之。乃瑯琊莒縣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爲安東將軍。總鎭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即會建業諸將聽令。衆皆一一應諾。內一人昂然不語。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極有膽勇。當時見徐盛傳令教衆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爲守護江岸之計。韶甚不然。乃挺身出問曰。今日大王以

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戰。直待曹丕兵至江岸矣。彼軍若至江岸。須驚動江南之百姓也。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爲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吾直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時。當斬其首。盛不從。韶堅執要行。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去。盛曰。汝令不

從。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那羣
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武士
料得有人來救。未敢下手。韶部將見之。飛報
吳王。權聽知。急上馬來救。徐盛又令人催促
要獻首級。武士便欲下手。權忽然驟至。喝散
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在廣陵。
深知地利。不就那裏與曹丕厮殺。直待他下
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權逕入營來。徐盛迎
接上帳。奏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

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令。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之所立也。亦非大王之所立也。乃國家之典刑。若以親而免之。以讎而殺之。公論何在耶。權曰。此子若是宗室。任將軍處治。孤豈敢救。柰是孫伯海之親姪也。少亡其父。依傍伯海養之。本姓俞氏。孤兄甚愛。乃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又絕滅俞門之後也。盛曰。且看大王龍顏。

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昂然不拜。盛問曰。今番服也不服。韶厲聲而言曰。據吾之料。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汝之見識。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回顧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今後再休用之。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因此令丁奉引三千兵渡江接應。盛以密計付奉。如此如此。丁奉授計引兵而去。却說。魏主乃

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列於大江之岸。請令曹丕問曰。江岸有兵多少。真曰。隔江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必是詭計也。朕自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舟於北岸。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鑾簇擁。光耀射目。中央打一把方心曲柄黃羅傘蓋。丕在舟端坐。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奏曰。兵法有云。實實虛虛。鬼神莫測。未可渡江。彼見大

軍至。如何不作准備。今陛下未可遽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丕曰。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燈光。所以衆軍皆以爲無人之境。至三更時分。丕聞得江中消息。喚近臣問之。內一人荅曰。多有聞陛下天兵來到。望風逃竄。並無一人矣。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須臾風起。霧

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丕見之。大驚。頃刻數次人報。自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廓。舟車綿綿不絕。一夜成就。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爲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因此。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見之。而嘆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正驚訝之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

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道。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為首吳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太半。渰死者無數。諸將奮死救出魏主。魏主渡淮

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着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熖漫空絕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舟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到爲首吳將乃丁奉也張遼急拍馬来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太半背後孫韶丁奉奪到馬匹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許都此時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不在話下

張遼回到許昌而亡。曹丕厚葬之。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趙雲聽得急收兵而回。魏主曹丕聞知蜀兵退去。猶自堅守。怎敢輕動。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興兵征孟獲

却說。建興三年春。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是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幸是連年大熟。老幼皆鼓腹謳歌。凡遇差徭門戶工役。爭先領行早辦。因此。軍需馬匹器械衣甲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是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所有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雍齒之後。先祖曾為什方侯。今結連孟獲造反。又說牂(音戕)牁(音歌)郡太

守朱褒。音包越巂音叱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池。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音亢不曾背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爲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韋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危甚急。孔明乃入朝奏知後主。曰。臣觀南蠻諸洞實乃國家之後患也。今雍闓等結連孟獲背反。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特奏陛下知之。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甚是利害。今相父棄朕而去征

蠻。倘吳魏興兵。如之奈何。孔明曰。臣已有良策。目今東吳和會已定。便有異心。須有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大魏曹丕新敗。銳氣已喪。必不敢遠圖。便有異心。須有馬趙守把漢中諸處隘口。何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為救應使。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以絕後患。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任也。後主曰。朕今年幼無才。不堪領其大事。請相父

自斟酌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爲諫議大夫。孔明問之。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疥癬之疾。丞相只可遣將討之。必然成功也。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伏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於人也。王連再三諫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

辭了後主。自出師南征。令零陵郡人蔣琬字公琰。為參軍。用江夏鄳縣人。姓費名禕字文偉。為長史。用董厥樊建。二人為掾史。令趙雲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用巴西宕渠人。姓王名平字子均。為副將。用犍為武陽人。姓張名翼字伯恭。為副將。外有川將數十員。不及一一載名。共起兩川甲兵五十萬。前往益州起發。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饑食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卻說雍闓聽知孔

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等三人商議。分兵三路迎之。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各引兵五六萬。於是高定起兵。前部先鋒乃永昌永平人也。姓鄂名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却說孔明領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延交鋒。

戰不數合。延詐敗而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
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出。絕其後
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
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
煥感恩難盡。孔明問曰。汝是何人部將也。煥
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
之士。今被雍闓之說。以致如此。吾令放汝回
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
而去。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聽畢。亦感激

不已。忽然雍闓入寨。禮畢。闓曰。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令兄與弟不和。故施其謀也。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魏延搦戰。雍闓自引三萬兵出迎。兩陣相對。魏延出馬。大罵雍闓曰。忘恩背義反國之賊。何不早降。闓大怒。拍馬交鋒。如何抵敵。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殺二十餘里。次日雍闓又引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

兵兩路来取蜀寨。却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来。被伏兵殺傷太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来。雍闓的人因在一邊。高定的人因在一邊。却令軍士謠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的人。盡殺。衆軍聽知。皆記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偽曰。高定部下人也。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口。縱放回歸。孔明又喚高定的人

問之。衆皆告曰。我等皆是高定部下軍也。孔明曰。既是高定的人。都入中軍。以酒食待之。卻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為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来。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卻有一般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

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其
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
雍闓的人。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
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悞了日期。汝這廝
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便說此言。重賞了畢。
修密書一封。約定日期下手。令汝回去。見雍
闓說此事。休失落了書。成功之後。教汝做官。
細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雍闓如此如此。
定看書已畢。大怒曰。吾以真心相待汝。反欲

害吾歸蜀。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者之人。背之不祥。我等謀反作惡。乃雍闓之故也。今若不殺此人。必生後患。定曰。怎能勾下手。煥曰。可空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此人若無異心。坦然而来。若有異心。疑而不来。我主可攻其内。某於寨後小路伏之。雍闓若来。其必斬之。高定從其言。作席請之。闓果然疑前日放回軍之言。懼而不来。是夜。高定引本部將士殺投雍闓寨中。原来有孔明

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時助戰。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為首者乃高定部將也。姓鄂。名煥。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

此来乃是詐降。其首亦非雍闓之首也。吾用兵半生。多用詭計。汝安敢瞞吾耶。定曰。若丞相所言合理。某死無悔。何以知吾詐降也。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看畢。言曰。朱褒已自使人来降。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来降未可深信。吾故知汝乃詐降也。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與朱褒面會。方表真偽。定曰。不須丞相心

疑。乞引本部兵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荅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癡呆。不能回荅。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

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為衙將。却說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禮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也。王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是此人之力也。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令平蠻方。公有何高見。乞教

之。凱曰。某有一言。敢告丞相。一鼓而可平蠻夷。孔明問計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一擒孟獲

却說。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自歷仕以來。知蠻夷欲反。久矣。故差人入南蠻之境。於路察看可屯兵下寨之處。及戰敵截殺之場。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以待後賢。今遇明公。不敢秘藏。謹以獻之。孔明觀畢。大喜。就用呂凱爲行軍教授。兼鄉導使。於是孔明提

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有使命至。孔明令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冠白衣而進。乃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謖。字幼常。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掛孝。孔明問之。謖荅曰。令傳主上勅命。賜衆軍酒帛。孔明觀詔已畢。依命一一俵散。衆軍忻喜而受訖。遂留馬謖在帳叙話。孔明見謖高談闊論。甚是愛之。愈加敬重。乃問曰。吾奉天子明詔。削平蠻夷。久聞幼常高見。乞賜教之。謖曰。愚有片言

望丞相納之。且蠻夷之地。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中國久矣。雖今日便破之。明日又復反矣。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復也。但班師之日。必用壯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亦速矣。若盡誅戮蠻夷種類。非仁人之心。又不可倉卒除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以服蠻夷矣。孔明嘆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公之所言。正合吾意。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

統大兵前進。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將雍闓等以智破之。乃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奴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此是三洞之主。各有蠻兵五六萬。皆聽孟獲調用。却說。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来伐我等。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何不先往擒来。金環三結元帥應聲要去。董荼奴。阿會喃。二元帥亦要前去。三人互相爭先。獲曰。

汝三人既要都去。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爲洞主。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奴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却說孔明在寨中正分撥之間。忽哨馬飛報来。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来。孔明聽畢。即喚趙雲至。不曾分付。又喚魏延至。又不分付。却喚馬忠。王平皆至。孔明囑曰。今蠻兵三路而来。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利。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

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
頓軍馬。来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
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
迎敵。今日整典軍馬。来日與王平馬忠約會
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
理。未敢用之。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
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
二人。但因中年。恐被蠻夷所筭。失其銳氣也。
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

只宜小心。休得妄動也。雲請魏延到自已寨内。商議曰。吾二人為先鋒。却説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就如今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也。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来。行不數里。遠望見塵頭起處二人縱馬上山坡看時。果見數騎蠻兵先来探聽。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

却細問其路。蠻兵深感其德。乃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五溪洞元帥董荼奴。并諸洞使。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来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二更。月明星朗。浩浩而行。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造飯。准備天明厮殺。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雲一鎗

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奴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先說魏延殺奔董荼奴寨來。董荼奴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處。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奴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

兩下夾攻。蠻王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奴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無片時。張嶷解董荼奴到。張翼押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教深入重

地。先破金環三結。子龍文長却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奴。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吾故擒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筭。鬼神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荼奴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與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就此可擒矣。喚趙

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分兩路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受計。各引三千兵去了。又喚王平。獨引一軍受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卻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蠻夷騎將兩翼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

披瓔珞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兎馬。懸兩口松紋廂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人每每來說諸葛亮善能用兵。善分隊伍。吾尚信之。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

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平且戰且走。約退二十餘里。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引兵殺回。三路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手下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

數。且說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盡皆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把孟獲并手下將士盡皆擒了。並不曾走了一人。都解到大寨來見孔明。却說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劒戟燦若雪霜。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

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各各料搜精神。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穰穰解到無數。孔明喚南蠻將士到帳中。盡去其縛。而言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諕。吾想汝等父母妻子兄弟。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也。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皆以酒食侍之。又賜酒肉米糧而歸。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却喚武士

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地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也。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境內州郡。何為反耶。孔明曰。吾已擒汝。汝心下肯服否。獲曰。錦帶山僻道路窄狹。誤遭汝手。如何服耶。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若何。獲曰。汝若放回吾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心方服也。孔明笑曰。放汝

回去。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又賜酒肉食之。臨行又與了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二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望本寨而去。衆將猶豫。却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得擒了。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以長其惡也。孔明大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汝等試看。孟獲不久自被蠻

兵捉至矣。諸將聽知。皆哂笑未信。却說蠻王
孟獲行至瀘水。地名正遇着手下敗殘蠻兵皆
来尒尋。衆兵見獲。且驚且喜。拜伏問曰大王
如何能勾回来。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
殺死十餘人。乘夜黒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
馬軍。亦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衆皆
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
酋長。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相繼而到。約有十
萬餘騎。此時董荼奴。阿會喃。已在洞中。孟獲

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溪洞兵來。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也。彼川兵來此。受遠遠之勞。况即目天炎。彼兵豈能久住乎。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不可與他相敵。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衆酋長皆從其計。於是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竪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砲石。准備久處之計。糧草柴薪

皆是各洞供運。因此。益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疑。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一騎軍飛來報。說瀘水之内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南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是蠻兵。此時天熱。正值五月之間。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林揀

陰涼之地與吾將息人馬。乃遣呂凱提調。凱就離瀘水百里揀得林木茂盛之處，分做四箇寨子。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凉以避暑氣已畢。參軍蔣琬看了。回問孔明曰。某今番點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刼寨。若用火攻之。如何解也。孔明笑曰。非汝所知也。吾自有妙筭矣。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

孔明令入。參拜已畢。一面將米藥令派三寨
孔明問曰。汝將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
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
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
要用。雖死不辭。其正欲報先帝之恩。恨無門
路耳。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
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
孔明笑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
此處水慢。堪可扎筏渡之。汝提本部三千

兵逕渡過。直入蠻洞先斷其糧道然後會合
董荼奴。阿會喃兩箇洞主。令使內變。此爲頭
功。馬岱忻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
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
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見之大驚。
連夜回告孔明。言說如此如此。拆軍五六百
人。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對曰。目令
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盛熱。毒氣正發。有人渡
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

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自然無事矣。孔明嘆曰。土人之言極妙。必知徑路也。遂令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與了馬岱。來到瀘水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將孔明圖本。領着一千壯兵。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地名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此時蠻洞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

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來。此時孟獲只專飲酒。每日番歌蠻樂。不理軍務。乃與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走矣。但退走時吾當與汝隨後擊之。此可以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是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可以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

於水中。又何疑焉。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如何。獲曰。吾境內之人。安肯向境外之人耶。蜀兵因渡此水而死。誰敢再渡。汝等不必多疑。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三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

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来見孟獲。細言其事。獲與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奴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二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荼奴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軍来迎。部内軍有認的是董荼奴。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汝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奴滿面慙愧

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奴来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自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推出斬了。諸多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打訖一百大棍。放歸本寨。諸多酋長皆来告董荼奴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我等皆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猶自懼之。何況我

等蠻夷乎。孔明更有活我等性命之恩。無可為報。今欲捨一死命以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亦可以保全妻子。董荼奴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奴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此時孟獲大醉於帳中。各人提刀而入。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三擒孟獲

是日。孟獲大醉卧於帳中。董荼奴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員將侍立。董荼奴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言曰。不須將軍下手。其等生擒孟獲去獻丞相。也顯我等之功。董荼奴從之。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掤軍器。方教為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

本寨聽候。此時董荼奴先入中軍見孔明。細
説其事。孔明聽了。隨即一一賞勞了畢。却用
好言撫慰。遂遣董荼奴引衆酋長去了。然後
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
但再擒得。便肯降服。汝今日如何。獲曰。此非
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
此。因此吾心又不服矣。孔明曰。吾今再放汝
去若何。獲笑曰。吾雖蠻夷之人。頗知兵法。若
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以決勝

負若丞相再能擒吾吾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疑也孔明曰再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將孟獲放起仍前以好酒食待之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用兵命將并井有條汝蠻夷之人何為不服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各寨軍兵擐甲披袍各執器械精神抖擻左右侍立孔明指與孟獲

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如此之猛將。許多糧草。許多兵器。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如此之貴。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爭奈洞中之人未肯心順。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降。孔明忻然。又請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孔明自回。是夜。孟獲來到本寨。教

心腹數百人先伏刀斧手於帳下。欲要謀殺董荼奴阿會喃等這一般兒蠻將。使命到董荼奴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一聲砲響。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并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自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去取親弟孟優。分付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矣。汝可

去如此如此。孟優領了兄計。引了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為首大將乃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岱。官授平北將軍。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迎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之否。謖曰。不敢明言。

容其寫畢以呈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先喚趙雲入。向耳畔如此如此分付。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入。亦密密的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優入。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輙具金珠等寶若干。權爲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

明日。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爲感丞相大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問曰。汝帶了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鬅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就令隨席而坐。却教諸將勸酒。孔明與孟優等談笑而飲。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正慮之間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說稱諸葛亮受了禮物。忻然

而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報知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為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為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去。於是孟獲帶引心腹蠻將百餘人。以為護伴。逕往孔明大寨而來。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

将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熒煌。孟優并番奴盡皆醉倒。原来孟優被孔明說了。却教馬謖。呂凱。為管使。令樂人搬做雜劇。慇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昏倒。渾如醉死之人。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是中計。急救了兄弟并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之時。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處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

沖天。蠻兵亂竄。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奔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蠻兵亂竄。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大殺在一處。四下無路。孟獲大驚。棄了軍士。望瀘水匹馬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箇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執縛已畢。原來馬岱受了孔明計策。引本部驍將扮作蠻兵。撑船在此。擒了孟獲。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

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忽報。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等擒諸洞酋長至。孔明傳令盡教解入帳下。多官無不驚訝。少時。刀斧手擁孟獲到帳下。孔明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過吾耶。今番又被吾以計擒之。汝可服否。孟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物。誤中汝毒。盡皆麻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矣。此是天敗。非吾之不能

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吾以仁義待之。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兄弟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塲。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畧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孟優并各洞酋長。一時皆放。孟獲等拜謝去了。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

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再番拏住。必無既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龍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之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山坡上。延在軍前勒馬提刀。厲聲而言曰。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

嵐望本洞而去。衆將來迎孔明。孔明已渡瀘水。後胡曾先生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誓將雄畧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衆將於帳下。曰。前者三番擒捉孟獲。吾皆以義縱之。是吾先以恩結其心。聽其自亂。後令遍觀各營虛實。欲令孟獲來刼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惟以軍馬糧草炫輝。實令孟獲看

吾破綻也。孟獲知之。必用火攻。果然孟獲猶恐不穩。故令弟詐降。吾擒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也。不欲滅其類焉。馬幼常之見與吾相同。吾今故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皆不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以望於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帳下諸將聽得孔明如此之言。盡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怒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

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夷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克日齊備。各洞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遠近哨馬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議事。忽十餘人上帳報曰。令孟獲調九十三甸并各洞蠻兵壯丁皆來迎敵。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四擒孟獲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為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知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先搭起竹橋。其軍可渡。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水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河為壕塹。以浮橋為門。疊土為城。

過橋南岸二字下三箇大營。以待蠻兵。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在前部。引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諸將簇擁而來。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駡。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欲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駡。諸

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衆將又曰。中國之士。非不能戰。今被蠻兵如此恥辱。安能忍焉。孔明止曰。蠻夷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探之。窺見蠻兵懈怠。即聚衆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忻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

了計策先退。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令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令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却斷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傳畢。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箇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

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優曰。諸葛亮棄寨而去。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令棄輜重而去。必然國中有緊急之事也。若非吳侵必然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與優曰。諸葛亮心多。懼吾追趕。就河北岸少住。不二三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

於河岸。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入自已之境。是日。狂風大起。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箇敗殘軍。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

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擁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摇羽扇。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天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可奮力前去連人帶車砍爲粉碎。數騎蠻兵威生十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踏了陷坑。孟獲等一齊塌到陷坑之中。只見大林之内。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箇

箇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教招安蠻兵并諸洞酋長洞丁。此時太半皆回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恤。盡令放回。蠻兵皆感嘆而去。少時。張翼解孟優至。乃是張翼受了孔明計策斷後小路擒之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而見人耶。孟優羞慙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

起孟優。優泣拜而去。不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匹夫。今番又被吾擒之。有何理說。獲曰。吾今悞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何服也。孔明曰。吾再放汝去。復能戰乎。獲曰。丞

相若再拏住吾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南軍擔不反亂也孔明令馬送獲獲拜別忻然而去於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進運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從整殘兵來與兄報讎弟兄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兄長興兵累敗蜀兵累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險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有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

洞。洞主朶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秃龍洞見了朶思大王。朶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酋長進酒食食之。獲曰。諸葛亮知此之辱。特來投托以安愚軀。朶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獲大喜。遂求計於朶思。未知朶思有何妙策以破蜀兵。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五擒孟獲

却說孟獲問朶思大王曰。洞主有何高見望乞教之。朶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大路。東北上一條路。就是大王所来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黄昏時分煙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来。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箇毒泉。一曰啞泉。其水頗甜。正

在當道。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
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
皆爛見骨必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
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
氷。人若飲之。咽喉則無暖氣。身軀軟弱如綿
而死。此處虫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馬援
曾到。雖古今英雄不曾至此。今壘斷東北大
路。令大王穩居敖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
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之水。定

然飲也。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益獲聽知大喜。以手加額而謝天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矣。又大笑望北指之曰。伲諸葛亮神機妙策。到此難以施設。其四泉之水。足可以報敗兵之恨也。自此益獲益優終日與朶思大王筵宴。却說孔明連日不見益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熱不可當。後司馬温公詠南方苦熱。詩曰。

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赤帝施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熱巨鰲驚。忍捨溪邊坐。慵抛竹裏行。如何沙塞客。擐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來報說孟獲退在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守之。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蔣琬言曰。今四擒蠻王。既已喪膽。安敢再

出。即月天色盛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據汝之心。正中孟獲之計也。軍若一退。彼必乘勢追襲。吾既到此。安有復回之理。但再言者斬之。孔明教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却令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徑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乃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

深不見底。水氣凛凛。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
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
見遠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
而到。見一石屋之中。一將軍端坐。傍有石碑。
孔明視之。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
夷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
帝託孤之重。承後主聖旨。到此平蠻。以服其
心。復吞吳魏。以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
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漢朝大事之

重通靈顯聖護之祐之祈禱已畢出廟尋土
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
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
孔明問曰杖者高姓老叟下拜孔明曰杖者
何人也老叟曰老夫久居此處久聞大國丞
相隆名幸得拜見蠻夷征徒多蒙丞相活命
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
所飲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
此地西南有滅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骨

肉盡脫而死。正南有黑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東南有柔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而死。敝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煙瘴甚起。惟未申酉三箇時可以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人若觸之不久而死。孔明曰。如此。則蠻夷不可平矣。蠻夷不平。安能復吞吳魏也。吳魏不吞。豈得再興漢室乎。有負先帝託孤之重。不如死於此處。言訖。便要投崖覓死。老叟止之曰。丞相不

可如此。老夫指引一處是可以解之。孔明曰。老杖有何高見乞教之。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溪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草菴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則汲其水飲之。自然無事也。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也。更兼菴前有一等草。名曰。薤音解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也。丞相

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杖者如此活命之德。刻感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遶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

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條。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也。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承後主聖旨。領大軍至此。欲伏蠻夷以歸王化。今不期益獲潛入洞中。故深入其境。以討之。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

藥泉可以治之。望高士矜念亮乃漢代臣僚。及征夫塗炭賜神水以救殘生。陰功莫大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匹夫。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菴後。教來飲之。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浴。皆與薤葉芸香嚼之。隱者於菴中進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

掘地為井。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昔者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某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乃更名改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

相之前請罪。孔明嘆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世代還有也。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爲王可乎。節曰。爲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也。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有詩曰

高士功名去不還。武侯曾此破諸蠻。靈泉猶自居民汲。時有寒煙鎖舊山至今雲南各處皆以此水爲藥寶以治諸病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掘地取水。令軍士掘下

二十餘丈。不得其水。軍心驚慌。凡掘十餘處
皆是如此。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
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
枯渴。倘上天不絕於大漢。賜與甘泉。若氣運
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
之。皆得滿井甘泉。此時軍馬安然。遂由小徑
直入禿龍洞中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
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
不應。朶思洞主聞知不信。自引部將來高山

上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担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朶思見之。毛髮聳然。回與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决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朶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入蜀寨。必得全勝。獲起身稱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一人報道。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隣兵助我我兵

必勝矣。即與朶思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可以敵蜀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跳而入。羣蠻拍手以歌賀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擧盃詣孟獲孟優前。

各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朶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兎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耶。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自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朶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早已設備多時。孔明端坐帳上。忽報楊鋒等解孟獲等

至孔明令進來。少時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等呈獻。孔明重賞而退。然後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下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故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

子孫孫傾心事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從整兵馬與吾共决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并孕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曰。孟獲背反。不干汝二人之事。席罷。却令鞍馬送之。二人拜别而去。未知孟獲整兵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六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將楊鋒父子六人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於是孟獲等回到本洞。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為三江。其洞北近平坦三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里有塩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一名偏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為銀坑山。山中置宮殿樓臺。以為蠻王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

牛宰馬享祭。名為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
鄉人祭之。即與採生之類相同。若人患病。不
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為藥鬼。其處無刑法。但
犯罪則斬。有女長大。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
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為學藝。年歲
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為羹煮
象為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其次曰
酋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
賣。博易貨物。其地如此。於是益獲在洞中聚

集宗黨千餘人。飲宴於宮中。皆不用坐榻。俱席地而已。前面擺列金銀器皿。孟獲曰。吾受辱於蜀兵五次。已欲擒額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某累聞大王受諸葛亮之辱。心常恨怒。欲得報讐。若以兵法。必然難退。須得此人。方可敵也。衆視之。乃孟獲妻弟。見為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問曰。其人如何取勝。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乃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如

逢大陣能呼風喚雨便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此人衝突手下更有二萬神兵甚是英勇所到之處束手而降大王可脩書具禮其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也獲忻然令國舅賫書禮而去却令朶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爲前面屏障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遥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即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努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努

一弩能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因此不敢攻城。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蠻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却說孔明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然微風遍起。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

者斬之。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一包。無者斬之。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包土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重賞。於是衆軍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蹬道。先上城爲頭功。因此蜀兵十餘萬幷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作二十餘處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到城上。蠻兵急放弩時。大半早

被執下。餘者棄城而走。朶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於是敗殘蠻兵逃回。來見孟獲。言說朶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孟獲甚是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出而大笑曰。既為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可乎。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能使飛刀。百發百中。乃祝

融氏之後。盃獲如死方甦。即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坐力洞兵五萬。出銀坑宮關。來與蜀兵對敵。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為首蜀將。乃是張嶷。蠻兵見之。却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披髮跣足。身着絳衣。背插五口飛刀。手執丈八長標。坐下捲毛赤兔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嶷急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

落馬。蠻兵一聲喊處。將張嶷執縛去了。馬忠聽得張嶷被擒。急出救時。早被蠻兵困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大喜。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斬之。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殺彼將。是不義也。天下之人。豈不笑乎。且因在洞中。羞辱其人。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

知其事。孔明即喚馬岱受計。又喚趙雲魏延受計。各人領命引軍而去。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魏延引軍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逃走。夫人不趕而去。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辱罵。夫人急挺標來取

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乃是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蠻將洞兵。皆來救時。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食壓驚。遣使入洞。欲送夫人換二將。使命入洞。與孟獲荅話已畢。獲大喜。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

人入洞。孟獲接入。甚是驚慌。正憂慮之間。忽報八納洞主到來。孟獲出洞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穿金珠纓絡。腰懸兩口大刀。軍中有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擁簇而入。獲再拜哀告。訴說此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讐。獲大喜。設宴相待。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

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金爲號。木鹿大王腰掛兩把寶刀。手執蒂鐘。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之。乃與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安得不驚也。二人正沉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呪語。手搖蒂鐘。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如同驟雨。嗚嗚聞畫角之聲。只見虎豹豺狼毒蛇猛獸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蜀兵如何抵當。退後便走。蠻兵隨

後退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敗陣。吾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是日。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彩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爲衣毛。鋼

鐵爲牙爪。今之獅子也一箇可容十人。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藥。藏在軍中。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爲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之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呪。手搖蒂鐘。腰間寳刀掣出。要斬孔明。頃刻之間。狂風大起。猛獸突出。孔明

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本陣中去了。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煙。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来。不敢前進。皆奔回本洞去了。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朩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關扒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洞中有許多去處。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然一人上殿。報說蠻王孟獲妻弟。帶来洞主。

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令將孟獲。幷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希圖王爵。孔明聽知。即喚張嶷馬忠。向耳畔如此如此分付。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軍。伏於兩廊。孔明却令守門將。俱放進來。不許阻當。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一聲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兵齊出。二人捉一人。盡執縛已定。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詭計。如何瞞得過我也。汝見二次

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吾今識破又被擒矣令人去搜身上果然各帶利刃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汝六番尚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若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有何慮哉叱武士盡去其縛乃指孟獲曰這番擒住再

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却說。敗残蠻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蕩蕩而進。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却與帶来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来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忻然大喜曰。何處可去。望乞教之。帶来洞主所舉之國未知如何

諸葛亮七擒孟獲

却說。帶来洞主與孟獲曰。此去東南七百里

看一國。名烏戈國。國主兀突骨。身長丈二。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為飯。身有鱗甲。刀箭不能侵。手下有等軍謂之藤甲軍。其軍至矮者九尺。面目醜惡。見者皆驚。洞中有一等藤生於山澗之內。盤於石壁之上。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曬之。曬乾復浸。凡十餘遍。却纔穿成鎧甲。前胸幷後背各用一片。兩臂兩片。又做成大裙五片。共為一副。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濕。甚是輕巧。刀箭皆不能入。

因此號爲藤甲軍。若得此兵。擒諸葛亮如刹刀破竹也。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内。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報讐。獲忻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箇爲首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三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歴年落葉於水中。若别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

兀突骨兵至桃葉渡口下寨。以待蜀兵。卻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於桃葉渡口。孟獲又在各番集聚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葉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聞土人言說即日桃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捲地而至。蜀

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鎗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葉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却坐其上而渡之魏延急回大寨來禀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蠻兵之後有一烏戈國極無人倫者也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亦有桃葉惡水本國人

飲之。反添精神。別鄉人飲之即死。倘蠻兵敗過河不用船筏。連甲下水渡之。如此頑皮之類。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大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善棄而去之。是無始終不智之人也。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又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葉渡口。北岸山僻去處遍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

如長蛇。皆光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爲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治之。馬岱受計而去。又喚

趙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克日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葉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以令日為始。限半箇月。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箇寨柵。只望白旗處便是脫身之所。若輸十四陣也休見我。魏延領命心中不樂。悵快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卻令張嶷馬忠引

本洞所降蠻兵千人。如此行之。孔明笑曰。今番一戰。須要全功。各人欣然而去。却說孟獲與烏戈國王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凡到之處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切不可輕進。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是也。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厮殺。汝在背後教道。獲再拜謝之。忽報蜀兵在桃葉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軍

渡了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伏兵。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哨得。又引衆軍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次日。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説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進。將魏延追殺一陣。蜀兵皆棄盔甲。執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魏

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果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畧戰又走。蠻兵占了蜀寨。此時魏延且戰且走。巳敗十五陣。連棄七箇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颭。兀突骨請孟獲觀之。乃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十五

陣。奪了七箇營寨。我兵累勝。彼兵累敗。今蜀兵望風而走。已離桃葉渡口三百餘里。蜀兵已是膽破。諸葛亮已是計窮。此這一進。大事定矣。兀突骨大喜。只道蠻兵得勝。不以蜀兵為念。自在軍前催督。令孟獲引各洞番兵常離五七十里。但逢着蜀兵即便追殺。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烏戈國藤甲軍對陣。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纓絡。兩肋下露出生鱗甲。眼目中微有光

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軍轉過了盤蛇谷。望白旗處而走。兀突骨統引兵衆。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赶到谷中。遇見數十輛黑油櫃車。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粮道路。因大王兵至。撇下此車而走。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赶。蠻兵爭競取之。將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山上橫木乱石滚下。壘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車小

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大驚。慌忙退兵。聽得後軍大喊。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兀突骨見無草木。心不大慌。猶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乱丟火把。火把到處。地內藥線皆着。就地飛出鐵砲。滿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無鉄砲之處。糧草之車盡皆爆開。內有琉黃焰硝引火之物。那火光性來飛舞。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的互相擁抱。死於盤

蛇谷中。孔明在山上望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太半被鉄砲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孔明泣淚而歎曰。吾雖有功。必損壽矣。這國之人。不曾走了一個。左右將士。無不悽愴。却說蠻王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歡笑拜于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也。來請大王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之。今知大王前到。特

來助戰。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起。臭氣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欲撥兵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太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集聚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正遇一輛小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是孔明。孔明大喝一聲。曰。反奴孟獲。今番如何。獲急回馬便走。

一員將引五百軍攔住。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執縛已定。此時王平張翼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却說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孔明與衆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也。吾料敵人必筭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却空設旌旗。實無兵馬。彼果疑也。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心堅必放心而追矣。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

皆是光石。下面沙土。故知天助也。因此方令馬岱引軍盡伐樹木。使彼不疑。前車上黑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名爲地雷。一砲中藏九砲。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皆埋於地土之內。纔一發動。山損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乃引火之物。山上安設滾木亂石。卻令魏延賺兀突骨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水。必不利於火也。藤甲雖刀箭不能入。乃油浸

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勝。故一火而焚矣。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身之大罪也。衆將拜伏曰。丞相天機神鬼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分付而去。孟獲與祝融夫人幷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與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故令我等放公回去。

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日可速去之。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也。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而謝曰。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也。孔明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令永為洞主。所占之地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忻然跳躍而

慶之。後人有詩以贊孔明。曰
羽扇綸巾擁碧幢。親提士馬出南方。瘴煙
罩地經瀘水。火日飛天守戰場。三顧深恩
酬漢主。七擒妙策制蠻王。至今溪洞傳威
德。為選高原立廟堂
宋賢丘玉林有詩曰
當年諸葛自南征。不減孫吳善用兵。七縱
功臣皆仰德。三分誰敢與齊名。蠻雲堆裏
旌旗展。瘴雨聲中鼓角鳴。妙用鬼神應莫

測遠夷今古拜先生

於是孔明將洞中一切事理皆委孟獲照舊掌管。獲拜謝而去。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馬深入不毛。收復蠻夷。目今蠻夷既已歸服。何不張官置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三不易也。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夷拆傷父母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夷累有廢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

也。今吾不留人。不留兵。不運糧。自然安矣。衆官盡皆服之。此時蠻夷皆感孔明之恩德。乃與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祭。呼之為慈父。皆運珎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拜送孔明以資軍用。後有進貢天子禮物。終身不反。南方已定。皆是孔明之功。却說。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孔明便命魏延引本部兵為前鋒。延引兵方至瀘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

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終